

說部叢書

二集

第七編

筆記小說

海外拾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曾宗羣譯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
小邦興滅存亡互相吞
併爭戰事自九前二千
年起至紀元前臘爲羅
馬所滅亡其或徵諸史
傳或採諸謠諑或見諸詩
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
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
小說觀也

戊申年七月三日印刷
戊申年七月十六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再版發行

(海外拾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發行人兼
著作人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模
印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咸昌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閩縣
福州潮州廣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海外拾遺

青龍館

第一章

晚秋時節。風雨昏黃。有客暮款冠冕。旅館之門。館主婦霍佛兒夫人。啟視見一客。攜革囊。偃却立。主婦問曰。客需臥室耶。恕不能招待。妾爲釀造及洗濯器具。所苦勞悴已甚。客囁嚅曰。吾亦甚勞悴耳。婦踟躕半晌。前指而語曰。彼許青龍館。甯不足以相容。彼主婦。綳罷。或且能優待君。妾則實無暇爲此。幸諒之。客無奈。乃步向對望之小旅館。

剝啄數聲。一癯秀之婦人。出手持皮酒盈鬼。英歌洛薩土語解作杯熱香四流。撲人鼻觀。客

促問曰。夫人晚安。能以榻地容客乎。彼冠冕館主。輒逐客。賢主婦當必不然。吾冒寒體栗。幾不能忍。婦聞是語。注目久之。蓋婦主是館逾十載。善識人。良莠能立辨。會夫以探戚他往。益謹密。館中惟一叟名約翰者。一足跛。接以木。人都戲呼曰。老

斃。與主婦二人。設此小館。臨路旁。時主婦見客頗奇異。乃託辭却之。曰。留君殊不方便。客曰。閉門羹待吾。其不方便孰甚。且吾驟聞此酒香。口涎流矣。

有聲自爨。下出。曰。夫人持酒將安往。吾渴。且仆綳罷。夫人笑曰。彼嗜飲。乃至此。旋踵疾入。及出。則客已蜷坐梯下。揚其目曰。將焉置我。夫人意似允許。既乃答曰。吾爲客烹雞卵炙豚蹄。以助晚餐。客意如何。治饌既畢。更爲客捫擋臥室。客曰。敏惠之夫人。感甚。且語且隨入室。爐炭方熾。客坦然就座。如入安樂窩。

客得所後。顧盼自若。年約四旬。狀亦如常人。而顏色微含憂慮。忽見案下一黃色狸奴。色然喜。輕呼曰。來。小友。狸目視客。似未解客意者。客垂首思索。旋自語曰。爾非犬產之變種耶。爾若爲犬。其性質敏慧。當若何。特所缺者。無攘竊輩。腥之活技耳。且亦無今日之馴擾。噫嘻。爾何名。宜名勤僕。甚佳。爾不以爪牙怖人。宜得是名。猶吾名好拉買斯。亦是意也。爾試長鳴。當宛轉解人意。正喁喁對語時。主婦持饌具入室。始止笑語。婦曰。是犬得良伴矣。主婦若不解者。曰。此間皆呼曰狸奴。何云。

犬也。言時狀若懊喪。頗悔留此不解事客者。客曰。主人所語。是非得半耳。若據智者以學語判之。應名。婦僂語曰。乘溫煖。進饌。君體必獲益。受寒之病。殆入腦中矣。客笑而示以無病狀。若云。吾非腦亂者。遂不復語。餐畢。顧視狸奴。殊不索食。而時竊小鮮。噫。此亦人類中所謂穿窬之盜也歟。

客晚餐既竟。取管吸菸。盹睡良久。初爲狸奴躍登案上。驚而醒。歎曰。吾非不給爾食。特飢甚。自顧不暇。勤僕諒我。旋入睡鄉。又爲歌聲所警。側耳聽。止辨疊句數聲。曰。

吾日作此好歌。兮殫精力以康娛。羌伊鬱之侵感兮。吾將奮壯志而馳驅。

客自語曰。志則壯矣。然必能赴其抱負。斯更佳耳。旋又懔懔。忽譁聲大起。詬誶交作。似竈下養相爭鬻者。繼而愈厲。有足踏聲。碎杯擲物聲。一人呼曰。爾詐取財物之匪人也。甯不自知。未以值給主婦。而厚顏若此。又一人曰。速召之來。旋聞客座門砉然起。主婦大呼曰。速救援。彼匪欲殺木工矣。

好拉買斯名哈槐特姓驚起奔厨下排衆入室中見匪黨三人舉足蹴一人仆地。外有鐵工姓璠柳斯者揎臂護其友雖雄猛如獅然以衆寡不敵弗能勝老斃亦爲人擊倒極力掙扎不能起勢甚危急純恃他客之排解好拉固非孔武有力者。彼但嫻希臘文字雄於議論若野蠻舉動則非夢想所及然激於義勇舉臂欲逐衆匪衆匪怒攢歐之幾中要害鐵工又奮力救之衆稍退旋又蜂擁而前好拉已不支鐵工號怒拳足加於一匪匪仆其二人稍却爲鐵工所逐門方洞啟遂竄去。主婦閉門下鍵反入爨室見一匪已醒起坐復大驚呼蓋不意門閉後尙有是人也。本工與鐵工俱力乏返室休息好拉語匪曰爾不隨爾伴去耶殆忘之矣吾敢爾出甚矣憊勿久留匪似驚悚逡巡奔出。

第二章

好拉徐閉門若慰藉甚至者曰今而後可免矣返趨入客座主婦隨之好拉忽仆好拉在青龍館擬一宿即行耳忽遇鬪毆事遂致稽遲蓋力乏不能起且傷腫頗

多。非休息調護數日不可愈。自是遂留館中。日與狸奴爲談友。時右臂猶脫關節。方醫治。主婦以彼助己致傷。盡情看護。常歎曰。非妾胡至令君若此。遂奉事惟謹。無微弗至。雖慈母之愛其子。不是過也。主婦性本仁慈。今有甚焉。彼嗜飲者常聞主婦之規諫。爲之斷酒。又嘗執一酒徒。恩及爾而阻其飲。不與之酒。又語克的斯曰。醉矣。速歸。吾決不更給以酒。人以其爽直。頗自愧。稍稍引去。遂習以爲常。今對好拉尤切摯。好拉不欲飲牛肉汁。主婦命之不敢辭。命之睡亦無他語。膳至亦如之。麪包剖分已定。卽持刀去。若事事必聽其支配者。有時好拉欲用刀。主婦不許。蓋恐其受傷之手勞動也。噫。彼仁愛之專。制令好拉如獲扶相。反覺稱意。不覺行期之益緩云。

好拉至此。本以訪友故。友居歇洛潑與惠爾斯間。因會社事。多集積學之士。方以類聚。好拉固嗜與有學者晉接也。今忽羈遲旅館。頗寂靜。計亦無他。地近村落。山繞其前後。林壑幽深。時有佳景。舍北更有一小溪。在流水琤琮如戛金玉。彼方厭。

風塵得此大適興。趣所患惟臂傷。尙能自遣。

一日午後。主人自外歸。好拉語。以臂傷之苦。主人甚爲之憂恤。好拉曰。吾居此。頗樂得賢主婦。優待尙無苦。雖似專制。然實可感。日強吾飲牛肉汁。四器善烹飪。饌皆適口。徒以此傷累。吾不能事筆札。此間亦有人代吾捉刀者。耶。主人曰。卽令吾妻爲之。若何。彼聰慧特甚。無所不能。君以爲然否。語畢。遂商之主婦。婦以恐不勝任。自陳。且曰。吾初嫻文法。今以家務瑣屑。學殖荒落矣。主人曰。吾在外。爾郵札殊佳。甯不然耶。

主人性安靜。有譽妻癖。婦聞其譽。已輒笑曰。爾未注意耳。忸怩引去。旣而婦復入。召好拉至外。代已常鑪。頗融和。且曰。吾事大忙。須洗濯器皿。吾夫往市物。請君暫應客。沽者來。便與之釀。苟允者。吾實感甚。明日出新醅。今晚滌槽。潔缸。不勝其勞也。語時。似甚懇摯。而意中則以爲爾固無不聽吾者。遂自去。好拉果取煙管。且吸。且行。又持書冊。坐於鑪下。以待沽客。

好拉性高傲。耿介自持。今忽以館主婦命。致身爲酒傭而不疑。私自念曰。無沽者來此耶。待之良久。意致索然。起立視窗外。見三人入冠冕館。自怨艾曰。胡不過此須臾。有數騎士下馬入門。其氣如虹。又向冠冕館行。霍佛兒夫人含笑相迎。好拉性益難忍。不覺啟門欲呼。告以佳釀可口。事然以不雅復止。

正徬徨盼望間。機會至矣。忽車騎聯鑣而來。人五馬匹。十喧騰將過。好拉自思。彼及門止邪。未幾果止。四人躍下。啟門入。好拉急迎之。且問曰。尙有一客何在。四人者駭視半晌。答曰。彼守車馬耳。語時。狀似詫。好拉之不類。酒傭者旣而客入座。好拉着。犢鼻褌。親滌飲器。將事惟謹。四人旣飲畢。易一人入飲。乃俱去。久之。無他客至。好拉如度歲年。往來蹀躞。自語曰。待之待之。耐之耐之。久之。則麓沙大石磨冶而生光澤。吾深嘗待與耐之味矣。忽聞馬足蹴踏聲。自詫曰。是必騎者也。吾盍探之。好拉啟戶視。則一女子策玉驄。臂挽筐。似市物者。衣飾如常人。非騎服。雖僅中人姿而頗饒風致。女視好拉。亦露驚異色。似以爲路左小邸不應有此酒傭者。好拉。

覺女之目光集己身。不覺難爲措置。乃語曰。吾爲女郎。執何役。女答曰。欲見綳罷夫人耳。好拉曰。彼大忙。若能稍待。代吾職者。吾當入報。夫人女領之。好拉入。旣而復出。曰。夫人卽至矣。女曰。謝君。逾時。女若有所見者。曰。君臂有重傷耶。好拉曰。然。甚不適。至不能握管作書。奈何。吾欲覓鈔胥。尙未得。姑娘亦知有其人否。耶。女忽形怨恨。色曰。否。否。吾處無作書事。吾造奶油及幾絲膏餵飼家禽。又出售於人事。大忙。好拉曰。胡不抽暇習書乎。語時。視女顏色。若頗不自足者。好拉語亦若未聞。手取鞭拂馬耳。徐答曰。吾歲習此。以爲常。遂不及他事。且視世界上亦若無他事。可爲者。好拉曰。人情類然。不就。彼卽就此。手段不同。而範圍則一。譬諸人之懷物者。莫不求售於市。或絞腦漿。瀝心血。出思想。議論。或就尋常事業。出各種貨物。而其求售於市也。實與奶油等物同。噫。爾筐內非雞卵乎。非欲求售於市乎。若果然與懷詩歌之稿而求售於印刷主人者。又曷以異乎。其間微有差別者。則……女僂曰。然必有差別。語時。狀似輕率。好拉曰。吾亦知之。蓋雞卵售去。則僅存一空。筐

若詩稿售去。則懷中。仍未嘗無物也。其差別。乃在是。語畢。思之不覺失笑。又曰。世界事。大抵皆然。其樞紐。各有公例。在於彼。於此。實有定點。女若大被感觸者。遽呼曰。世界耶。吾正望得入此世界。好拉曰。爾胡爲不入世界。是亦良易也。語時。綳罷夫人出。呼女曰。赫門特姑娘。吾愧對爾。累爾候久。然爲釀務所羈身。不自由。姑娘遂與夫人接談。良久。好拉亦不介意。俄而女揚鞭作響。復振鞭與夫人別。得聲起。女自去矣。

好拉問夫人曰。騎者爲誰。夫人曰。農家赫門特女也。名迷恩。實一奇特女子。學識程度。頗高。彼或能代君執筆。噫。當能之。吾將商之。彼語時。玉驄踏塵。已不見影。

第三章

翌日。青龍館事甚厯碌。綳罷與夫人破曉起。自地窟運釀器。碎甬有聲。好拉方就餐。見鑾室內。橫置釀甬三架。其一已半浮發。酵之新醅矣。自思力不能助。彼頗引爲微憾。幸尙得代充傭保。應沽客求。所不足者。斟酒與人。非已志耳。不覺自語曰。

余何樂爲分利之奴。隸倘能爲釀造事。庶幾不失工作之榮。綳罷夫人方加炭於鑪。聞之掉首語曰。君有事可爲。吾麴蘖尙不足用。盍往市焉。若得數處。則益吾釀事。非淺。遂語所購者三家。其一卽赫門特家也。且曰。此赫門特家最善。必能多與爾麴蘖。彼猶吾比鄰也。情相浹。彼居馬爾太砦。距此僅二哩。或君力不勝攜。壺則挽小車往。妾曩者亦若是。好拉意似不欲允者。旣而勉應曰。可。吾卽以此往。蓋好拉意中素不肯忤人。遂舉巨壺置車上。轆轤而出。

好拉旣出門。狀仍軒昂。雖景況炎涼。氣不衰颯。自語曰。吾悔作釀造爲榮之語。然無已半途不可廢。彼綳罷夫人未可輕忤。蓋吾見彼。吾卽憶伊。麗沙伯女皇及法女主馬加利與拿坡侖不置也。且思且行。于衢路間見一僮僕挽車如己者。時不絕於道。或置敝器。或疊故衣。或積舊銅器。破繖等物於車上。或偶坐嬰孩。若示人以貧家薄產。盡載於此者。見已則作怪異之色。而無敢非笑。蓋好拉固儼然一偉男子也。其性質志氣可見於態度間。望而知其爲更事經練者。倦游思返得自由。

高尙之初服。與愚蠢下流。夔乎不侔。實一閱歷有得之人也。顏有光澤。髮作褐色。脣常閉。而流露慈愛之意。及好詼諧之狀。目光篤實。無城府。氣概雖不凡。而似在昔已有厭世之念。可於其神態間得之。好拉挽車徐行。時攀路旁綠葉。或摘野花。置車上。曉景清妙。更異常時。旭日映山。樹痕如帶。不覺歌歛。閒作顧見。橡栗纍纍。垂枝底。隨意摘之。去殼入口。香美異常。左折而行。見陌頭隴畔。有積茅茨者。擲草其上。好拉駐足觀之。問曰。吾亦欲爲此。爾操何術。而能整齊若此。當需幾何時。其人笑不答。積不已。若未知有好拉者。好拉又大聲問曰。此間爲馬爾太砦乎。其人曰。非馬爾太砦。而何。好拉乃推一園門。旣入。自思農人拙魯。止知有己較之富紳。驕蹇實相等耳。步上臺階。正欲款門。一婦人出。修偉而好動。態旋轉如蜂蝶。好拉白來意。指壺索麴蘖。且曰。綳罷夫人。將深感夫人矣。非是則釀事不克奏效。婦笑曰。先生請入。待吾視之。忽詫曰。先生卽當夜排逐匪人者耶。臂傷猶在。吾固見之。好拉曰。然。吾甚苦此夫人之語。適足起吾記憶力。邇日曾欲雇一鈔胥代吾楮墨。

事。綳。罷。夫。人。曾。云。卽。夫。人。之。令。媛。策。玉。驄。而。來。酒。肆。者。……此時好拉。幾欲以入。世界之言。出之於口。忽有所觸。立即不語。蓋恐彼母女意見各殊。且生別情。即轉語曰。請姑問之。彼允否。未可必。赫門特夫人曰。或彼好爲此。彼舍製奶油。蓄家禽。而親文墨。安有不樂者。且渠又素嗜筆札。玩弄不若吾。吾則非有操觚之興者。好拉作謙詞曰。夫人主家政。何暇事書傭。是固無足怪也。夫人笑曰。然吾事大忙。先生請少坐。當令速恩接待。吾往視麴蘖。不識足用否。好拉乃向橡椅坐。周視室內。陳設思是家亦小康。而赫門特夫婦勤樸若此。且督女兒作苦。不少懈。亦難得也。室中銅器甚多。皆揩拭光潔。無纖塵。

少頃。速恩入室。攜壺給好拉。坦然曰。麴蘖實其中。是否。需遣人送往君處。好拉曰。否。吾有車在。仍以車還可耳。語時。手倚壺旁。笑而視女。女若棄其前。此不自足之念。而愉快無已者。雖不甚美麗。而斌媚天然。體修短合度。清癯而有力。不類農家。女色淡黃。不緋紅。然與深閨怯弱者又大異。膚不甚白膩。而髮若金絲。鬖然垂頸。

際雖亂而綽有風致。額高平。寡皺紋。昂首微現傲態。時露其有決斷性。服黑衣。年可十八九。好拉視之。不禁以其母態相較。徐語之曰。館事已了。吾箇人私事。行將與姑娘商定。姑娘能得數日閒。爲鄙人司筆札乎。或贈姑娘以嘉名。直曰記室。何如。吾實缺此能。允吾者。銘感靡已。女慙然曰。吾不知先生能認吾字否。吾向作字草率。恐不足應大雅之目耳。好拉曰。無妨。吾不求工。但備他人認閱耳。女曰。恐吾拼法亦不合。設有誤。奈何。好拉曰。此亦細故。世多恃人而習拼法者。此外尙有他阻力乎。女撼首而笑曰。無吾甚願助先生。第不識先生意何如耳。好拉曰。甚善。何疑之有。綳罷。夫人夙言爾聰穎多才藝。且釀造事甚佳。吾正樂此意。欲得姑娘釀造物。嘗之未知得允許否。彼銅器殆由姑娘手拭者耶。女曰。然。吾常他事厭倦時。輒摩挲此銅器以消遣。景光若遇不樂。亦藉此作苦至倦而罷。昨吾方拭此器耳。好拉曰。然則昨日固姑娘不樂之日耶。女曰。然。吾策馬時心念此馬。不知能否得久策之。馬行殊蹇澀。鞭笞不前。心不能無悶。好拉曰。果然。馬行遲。不啻如姑娘入。

世界之遲也。使姑娘果入世界。將何所作爲。女答曰。將求學。以學爲一生之主義。得高等事業。力行之。當必有可造者。語頓止。掉首作羞態。且解曰。吾何慙。好拉複述其語曰。高等事業。耶。狡險者。必誤姑娘。以迷途若鄙。意則殊。易特在姑娘之目光。能否遠燭耳。爲姑娘計。首宜得彼至精至遠之目光。雖然。此則甚難。目光非可以價值購得。而必以年數購得者。果得此目光。則所視必更殊異。語畢。略息片晌。忽作故態。躍起曰。吾將急返館中。恐有事。姑娘殆亦將治所事。取奶油等求售於市矣。斯不類登之趕集果何日。耶。女曰。禮拜五日也。好拉曰。至期。吾亦將以所作售於集所。是亦吾求市之日也。女曰。君詩家耶。好拉笑曰。吾一辛苦之書傭。寫史事以餬口耳。吾何能。吾不過掇拾故事。以餉人。何敢言詩家。女曰。噫。君歷史家耶。吾酷嗜此學。好拉曰。可。明日姑娘訪我於青龍館。得自寫歷史。不必讀矣。噫。吾速反。吾甚懼彼伊麗沙伯女皇也。姑娘能代取壺置車上耶。吾已力不勝此。女果爲提壺致之車上。目送好拉而別。

第四章

日將晡。赫門特夫人服盛服。乘犬車往民墩地方之吞哈斯砦。特訪女戚洛特者。蓋赴茶會約也。洛特女之舅。矜而女不肯往。蓋雅不喜作村閭之會。且洛特一村。嫗耳言色粗鄙。非女所樂與。晉接者平日。洛特頗爲衆所信仰。常評女曰。此強項女子也。但知嗜書籍。弄文墨。吾甚不謂然。吾儕農家。宜樸勤飼家禽。諳奶油。獲值則聚親朋爲樂。而若獨不喜。是若性聰穎。多才幹。未嘗不得人憐。雖然。設并此無之者。吾更不欲齒彼矣。洛特之評。迷恩如此。而迷恩之論。洛特則僅以簡單渾樸之語。常見而聳肩曰。是吾矜。洛特是吾矜。洛特是日。母命迷恩往洛特宅。以爲偶然游戲。亦難得之遭也。而迷恩意不欲。且曰。矜氏。吾不願與接洽。第見其人。懊悶欲死。雖茗杯食具羅列。每令吾不能下咽。吾甯留室中。掣麪包伴一卷書耳。何僕僕爲。遂不往。而爨室中之食具。固早備。莫解其欲製麪包之故。少頃。女揎袖走入。爨室持具。執炊。果餽悉羅列。捻麪粉作餅。餅凡